

书写基层生活大美

李炳银

现实生活中,作家时常更多地关心那些在重大事件和突出人物身上发生的显著故事,以社会焦点的表达实现文学的目标。其实,一个社会的基础和稳定、生机和希望,更多地取决于基层民众的品性、行动及情绪感受表现。基层民众是社会生活的源头,是社会这棵大树的根。因此,在社会这个源头根部的发现和表达,是可以从社会的肌理上来认识判断一个社会的情状的。

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在面对社会重大主题的时候,同时出现了许多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和书写基层人物高尚情操与动人行为的作品。这些建构于真实人物事迹基础上的精彩故事书写,因贴近社会原本的生活环境而具有强烈的泥土气息和人性力量。

陈启文的《玛多,一个人的记忆》讲述的是在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工作30多年的黄河水文监测工作者谢会贵,直到建起现代化遥测设备,才离开了那里。他还在壮年的体魄,在大自然的磨砺下,变得似一位沧桑老人。谢会贵的经历是高原景致般的壮丽故事,使人惊讶、感叹、沉思,产生敬重。

女作家长江的《97颗星,我送你们去太空!》讲的是26年间给95颗卫星加注燃料的白崑顺师傅,多年就干这一项

工作,无一事故出现。为了这项危险又需要胆量的工作,白崑顺师傅仔细记下了一箱子笔记,手指指纹也腐蚀掉了,他以一位平凡工人的责任心,为中国航天事业写下伟大诗篇。

李长顺的《温暖的围巾》记述河南安阳市西洪沟村86岁的赵中福和老伴张娥梅,16年前在电视上看见边防战士在冰天雪地守护祖国边疆,很是心疼,便动手纺线织成围巾,寄送给边防战士。16年来,两位老人用坏了6辆纺车,寄出万余条围巾。虽然国家对边防战士已经有较好的防护,但两位老人这种浓厚的关爱之情却是任何物质装备不能代替的。

这些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采撷来的故事,温柔深情、动人心腑,很好地体现出文学要发现和表达生活中大美的需求。当然不排除报告文学及时承担重大社会变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达,但是这样的表达若过多地融入现实的功利目的,而使文学人物情感的描写缺乏内容,作品就会显得虚浮和苍白了。有些重大历史人物事件,如今只存留下一些梗概和结论,作家却非得依赖自己的主观臆想,用脱离当时环境的想象来铺排成篇,就更是难以接受了。作家若一而再、再而三地粗制滥造,那就只能流于简单的工具,成为没有主见和灵魂的写手。社会生活

是文学生长的厚土,活跃在社会基层的人们,是文学实现茂盛繁荣的根本基础。作家在这个方向深入扎根,发现、理解基层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美好的人物故事并真诚表达,才会有真正的收获。关注社会基层人物的生活现实,应该成为作家创作的常态行为。从社会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看来,关注民间民情是文学家丝毫不可放松的功课。

文学作品的题材对象选择会对作品成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学作品写战争不仅仅是写打仗、写科技不仅仅是写技术、写建设不仅仅是写工程,而是要写战争、科技、工程中人物的精神情感和行动表现,从而表现出人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思想情感与品行意志来。战争、科技、工程都是有时限性的,文学追求的是长久和永远的意义。徐迟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很多人都读过,多少人能解释“哥德巴赫猜想”数学难题?但人们都会对陈景润不畏环境艰难、持久攀登科学研究高峰的决心和意志感受良多,而这些意志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对于报告文学创作,作家在生活中发现、感受具有普遍社会性的内容,才是最好的写作题材对象。社会基层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温床,是文学之花不断茁壮生长的园地。



寓言小说《少年狼》插图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一天写一部动物寓言小说,而且是长篇。《少年狼》创作的契机来源于10年前。因为要卖《狼图腾》的动画电影版权,必须给人家一个动画故事大纲。于是,我写了一只小狼在额仑草原成长的简单故事和主题大纲,虽然最后版权成交,但好莱坞动画向导却拒绝了我的主题方向:他们执着于全球视角,习惯拯救世界的冰火冲突,对东亚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注重于内心、亲情、家庭的困惑与冲突提不起兴趣。但我知道,中国的家庭和孩子希望在作品中看到自己,并且铭记。这给了我激励和冲动,写一部关于成长的动物寓言小说。一如我的性格,你说不行的,我非要试一试。

一写就是10年。

10年来收集了几百个狼的故事,也从《狼图腾》作者姜戎先生那里听过草原的生活细节。困难的是,既然是以狼的成长寓意人的成长,我至少得知道青少年成长的困惑和成熟的标准是什么?收集了教育部门和青少年研究机构的各种资料,访谈了各种业界大咖,基本上都是学习标准、心理建设标准、道德教育标准,就是没有怎样做“人”的!惊诧之余,我也意识到我的小说使命和不可替代性!

于是,我开始学习、调查和研究。5年之后,我大致弄明白了青少年成长的三个阶段。研究是漫长的,思考是痛苦的,只有进入写作的时候,才是愉悦的。

一切表达和表现,都是日常的积累和岁月的磨炼。就小说而言,语言、故事和结构,三个因素的选择和操练,在动笔之前其实已经嵌入思维的惯性了。我喜欢并习惯精炼而准确的描述语言,追求语言的质量和想象之美。尤其是写给青少年阅读的寓言小说,幽默、童趣,有目不暇接的新奇细节和密集的知识悬念,是征服青少年阅读的硬实力。美国教育家杜威说:“如果我们还用昨天的方式教育今天的孩子,那等于抹杀孩子的未来。”如果语言不真挚,故事不精彩,细节不丰富,悬念和气勾不迭出,露出老作家回忆童年的灵犀,从孤独的泥沼里走出来,融入集体和社群,获得永久的人生快乐;《少年狼》里的人文常识和大自然的底层逻辑,会让多少大人和孩子,从此走向和谐和理性,告别愚昧和盲从。哪怕拯救一个堕落的灵魂,改变一个走向危崖的人生,我就知足了。

从业多年,我一直有个执念。我固执地认为,评价一位好作家和一部好作品,不是有多少评论文章,也不是文学史上一闪而过的名字,而是有多少读者和受众在人生面临选择和困境的时候,会想起你小说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人,从而给命运或者灵魂一个提点、一个警示,哪怕是一个摆脱困境的路标。

《少年狼》出版之后,有文学界的老朋友疑惑地问,动物小说可以这样写吗?叫巴雅尔的这条狼怎么可以唱歌和写诗?趁着能写,干嘛不写一部有史诗性的长篇压个箱底、评个大奖?对此,我的想法是:

一、我有一部写了很久很久的小说,背景是我的童年。除了背景的不合时宜之外,我发现:写过去,离眼下的世界越来越远,心和额头都变得苍老;写当下和未来,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好奇心和知识层面,拉近了我与年轻人的距离。所以,我愿意写当下,甚至是未来。这让我燃起学习的热情,从一个青春的角度,重新打量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二、面对无处不在的高分辨率的镜头和亿万年存贮的“云”,即使是客观分析,作家的情绪化写作与专家学者的数据模型相比,太幼稚了。留给小说这古老手艺的活路,只有一个:回归书写灵魂。灵魂的复杂与多变,人性的光明与扭曲,是其他任何工具无法呈现的。

三、不管传播平台的形式怎么变,叙事艺术的经典模式不会变。内容为王,依然是各种艺术的硬核。作家这碗饭,还有的吃!而且越来越有趣了:相比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文化的创新远远落后。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讲好文本故事。各种各样的文本故事,给作家留出的是不可限量的空间。但前提是,你得舍得扔掉了半辈子的饼,去大江大河里面捕捞。

图片来源:百度



荒诞中呈现爱与希望——《穿过黑夜拥抱你》的戏剧结构

朱天艺

酒醉在路边,一切都像大梦一场,他还活着,并努力地奔向那个他爱的世界和人们,结尾是那般美好。跌宕起伏的剧情,紧张与悬念勾连的反转,在笑与泪中,观众陷入沉思。

该剧努力做到了始终在波澜起伏的尖锐戏剧冲突中保持情感的强度,而不是让戏剧冲突陷入情节乖谬离奇的迷思之中。剧情设立在对生活肌理深入观察和感悟上,让每一次剧情的突转、每一个令人动情的泪点都有充分扎实的生活逻辑和人物内心依据。在三组特定的人物关系中,每一组都充满尖锐的戏剧性矛盾冲突,而且都具有冲突继续深化发展的势能。这样的因果链条,使主人公的行为愈发激烈、顿挫沉郁,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就是该剧的结构特色,精心设置特定的人物关系,使之构成了坚实的戏剧性基础,饱含着深刻的时代内蕴。

我们无法否认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掺杂的惶恐与焦虑,但生活就是在困难中寻找爱意,在废墟中探索希望。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当我穿过黑夜拥抱你,请你珍惜自己。



话剧《穿过黑夜拥抱你》资料图

短篇小说的力量来自逻辑

叶立文

今人谈鲁迅,多从思想和审美之维陈其高远,殊不知《狂人日记》这部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实胜在于逻辑的坚实。作为一部意识流小说,鲁迅用十三则“语颇错杂无伦次”的日记讲述故事,但无比清晰的逻辑闭环又彰显了狂人的理性。从意识到危险,再到观察与坐实阴谋,接着实施反击和发现历史的恶,狂人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怪不得说,正是作家严丝合缝的叙述逻辑,才让世人眼中的“狂人”从一个精神病患反转为理性清明的启蒙战士。在这当中,表层文本模仿精神病患的胡言乱语,以符合医学知识和逻辑的叙述形成病相报告,而潜文本则步步为营,通过追踪狂人缜密的理智行动实现逻辑闭环。两个链条相互映照,最终以潜文本反转显文本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启蒙书写。

这部作品是短篇小说逻辑完备的理想之作。但可惜的是,很多作家似乎并未意识到逻辑混乱带来的后果。因为不合逻辑的故事情节,只会造成“极端化写作”的盛行。对于这一问题,於可训先生有段话甚为精当。他说:“一直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一种现象,表现是没来由地把一切苦难都加到一个人身上,让她(或他)永远在荆棘丛中行走,不论时间长短、程度如何,最终都是遍体鳞伤或走向死亡。这种‘极端化写作’,最先源于一种电视剧的情节模式,而后见之于小说创作,再后来便成为一种流行的写法。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的苦难发生的生活逻辑,也看不到接踵而来的苦难之间的社会关联,甚至连对主人公造成伤害的天气,也是要风来风,要雨是雨,可以由作者随意调度。”鉴于此,我愿强调作家的谦卑:与其在“极端化写作”中凭借想象呼风唤雨,倒不如放弃自己作为创造者的上帝意识,甘愿追随生活的逻辑,顺“理”而成章。唯有读这样的好作品,我们才能让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

我省杨铁军榜上有名



8月25日,第八届(2018—2021)鲁迅文学奖揭晓,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此殊荣。我省诗人、英语文学翻译家杨铁军的诗歌翻译作品集《奥麦罗斯》(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著)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杨铁军1970年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年赴美攻读比较文学博士,2017年归国。2019年返回芮城居住至今,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翻译与诗歌创作,出版个人诗集《且向前》《蔷薇集》《和一个声音的对话》,翻译作品《林间空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著)、《电灯光》(爱尔兰诗人希尼著)、《奥麦罗斯》(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著)、《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著)、《诗的锻造》(休斯写作教学手册)(英国诗人特德·休斯著)等。肖静娴

第八届(2018—2021)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中篇小说奖

《红骆驼》王松(《四川文学》2019年第8期)
《荒野步枪手》王凯(《人民文学》2021年第8期)
《过往》艾伟(《钟山》2021年第1期)
《荒原上》索南才让(《收获》2020年第5期)
《飞发》葛亮(《十月》2020年第5期)

短篇小说奖

《无法完成的画像》刘建东(《十月》2021年单月号-6)
《山前该有一棵树》张者(《收获》2021年第3期)
《地上的天空》钟求是(《收获》2021年第5期)
《在阿吾斯奇》董夏青青(《人民文学》2019年第8期)
《月光下》蔡东(《青年文学》2021年第12期)

报告文学奖

《红船启航》丁晓平(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7月)
《江山如此多娇》欧阳黔森(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
《张富清传》钟法权(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中国北斗》龚盛辉(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
《国家温度》蒋巍(作家出版社2020年9月)

诗歌奖

《岁月青铜》刘笑伟(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10月)
《山海间》陈人杰(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
《奇迹》韩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
《天空下》路也(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
《诗歌植物学》臧棣(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

散文杂文奖

《回乡记》江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大春秋》李舫(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
《大潮消息》沈念(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
《月光不是光》陈仓(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
《小先生》庞余亮(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

文学理论评论奖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杨庆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
《批评的返场》何平(译林出版社2021年12月)
《小说风景》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中国当代小说八论》张学昕(作家出版社2021年10月)
《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邵元宝(《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

文学翻译奖

《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林德爾·戈登(英国) 英语 许小凡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奥麦罗斯》德里克·沃尔科特(圣卢西亚) 英语 杨铁军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我的孩子们》古泽尔·雅辛娜(俄罗斯) 俄语 陈方 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
《小说周边》藤泽周平(日本) 日语 竺祖慈 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8月)
《风的作品之目录》阿多尼斯(叙利亚) 阿拉伯语 薛庆国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2月)